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第二版)

第三卷

主编 朱栋霖

本卷主编 吴秀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Zuopin xuan

(第二版)

第三卷

主编 朱栋霖

本卷主编 吴秀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内容提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本书配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以新的文学史观、文学观重新遴选 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全书共四卷。选目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诸文体，包括各种风格流派的代表作，部分曾在当年产生重要影响或引发争议的作品，以及台港澳地区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全部选篇生动展示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杰出成就与绚烂风采，为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提供了一套富有新意、实用性强的作品选读本。此次修订，删减了部分随着现代文学史观念变化不必再作为重点要求学生必读的篇目。

本书适合高等学校中文专业本、专科教学选用，也可供文学爱好者赏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第 3 卷/朱栋霖主编. —2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04-033989-5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中国文学: 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8494 号

策划编辑 于晓宁

责任编辑 轩红芹

封面设计 杨立新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48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7.9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33989-00

前 言

受教育部委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1998 年年会(长春)研究了中文专业本科教学改革计划,以贯彻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精神。经与会专家多次讨论,确定了中文专业本科教学的总学分、总学时与七门主干课程,其中将自新时期以来在全国高校中文系已分别开设了 20 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两门课合并为一门主干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此同时,教育部委托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于 1999 年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教材作为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在使用中受到各高校中文系师生的欢迎。这套《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四卷)的编选、出版,就是实施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更好地推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这部教材同样被列为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20 世纪中国文学曾经产生许多优秀作品,它们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本书选目,意在以新的文学史观、文学观重新遴选 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选篇包括小说、新诗、散文、戏剧诸文体,各种流派风格的代表性作品,希望能从中呈现出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为高校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提供一个有新意、实用性强的作品选读本。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考虑到文学史教学的实际需要,本书选录了少量当年曾在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而以今天的观念来看其在思想、艺术方面有明显欠缺或不足的作品;选录了一些曾引发过重要文学争论的作品,从这类作品及有关争议可以看到当年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通常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都是遴选佳作,而教师根据文学史教学的需要,又要另外去查找前类作品供学生阅读。本书编选这类作品,意在为教学提供方便,开拓学生思维空间,提高学生分析能力。

有一些文学名篇,已为现行中学语文课本列为精讲篇目,又被其他选本反复选录,为节省篇幅,本书一般不再重复选入。

本书遴选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部分作品,有的篇目是初次为中国大陆

书籍选用。由于资料与篇幅限制,这部分选篇尚不能满足教学与读者阅读的需要,希望大家在使用中提出意见。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分为四卷:

- | | | |
|-----|---------------------|-------|
| 第一卷 | 小说(1917~1949) | 张福贵主编 |
| 第二卷 | 诗歌、散文、戏剧(1917~1949) | 龙泉明主编 |
| 第三卷 | 小说(1949~2000) | 吴秀明主编 |
| 第四卷 | 诗歌、散文、戏剧(1949~2000) | 汪文顶主编 |

入选作品,尽量采用初版本;若初版本较难找到,或初版本与重版本的文字无变化的,则采用通行的重要版本。所有入选作品的版本出处,均在该作品后以括号注明。

本书编目,在每卷每一文体内以作品发表或出版时间先后为序编排,同一作家有若干篇作品入选的,则相对集中于该作家首篇入选作品之后。台湾、香港、澳门文学作品本应与大陆作家作品一起依发表时间先后编排,考虑到教学时查阅方便,这部分作品则相应集中在每一文体的后半部分。

长篇小说是现代文学教学的重点之一,但限于篇幅,长篇小说不能入选,分别存目于第一卷、第三卷选篇目录之后。存目作品是给本课程教学提供一个基本的阅读书目,任课教师可根据各校教学情况与学术特点,选择其中部分书目指定学生阅读。本书不提供长篇小说的故事梗概,为的是引导学生直接阅读原著。

本书编选工作由吉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苏州大学合作承担,历经两年,反复遴选,并征求海内外专家严家炎、张炯、黄修己、孙玉石、刘中树、王富仁、吴福辉、温儒敏、蓝棣之、王庆生、董健、刘增人、李继凯和刘绍铭、卢玮銮、陈学超、马森等教授的意见;教育部高教司领导高度重视与支持;高等教育出版社彭治平、郑惠坚、袁晓波对本书出版给予一如既往的支持,责任编辑贺有祁同志投入了认真的工作。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热诚地希望海内外同行教师、大学生对本教材提出宝贵意见。

朱栋霖

目 录

小 说(1949~2000)

萧也牧

我们夫妇之间..... 1

王愿坚

党费..... 14

王 蒙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21

宗 璞

红豆..... 46

茹志鹃

百合花..... 66

赵树理

“锻炼锻炼”..... 72

陈翔鹤

陶渊明写《挽歌》..... 86

高晓声

李顺大造屋..... 95

张 洁

爱,是不能忘记的..... 109

谌 容

人到中年..... 120

汪曾祺

受戒..... 178

铁 凝

哦,香雪..... 192

阿 城	
棋王	200
林斤澜	
溪鳢	225
残 雪	
山上的小屋	233
扎西达娃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236
马 原	
风底斯的诱惑	251
刘 恒	
狗日的粮食	285
格 非	
迷舟	294
余 华	
鲜血梅花	310
池 莉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	321
陈 染	
嘴唇里的阳光	332
刘庆邦	
鞋	344
陈映真	
将军族	352
白先勇	
游园惊梦	362
西 西	
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377
李 昂	
一封未寄的情书	386
张大春	
将军碑	400

小 说

(1949~2000)

萧也牧

我们夫妇之间

一 “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上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

三年前我们结了婚。当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只在逢年逢节的时候才能见面。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只是有一次却使我很感动:因为我有胃病,一挨冻就要发作,可是棉衣又很单薄!那年,正快下雪的时候,她给我捎来了一件毛背心,还附着一封信,信上说:

……天快下雪了!你的胃病怎样了?真叫我着急得不知道怎么着好!我早有心给你打件毛背心,倒也不是羊毛贵,就是钱凑不够!我就在每天下午放工以后,上山割柴禾,可是天气太短了!一下工,天很快就黑了!所以一直割了半个多月,才割了不少柴禾,卖给厂里的马号里了,卖了二千块边币,秤了两斤羊毛,问老乡借了个纺车,纺成了毛线,打了这件毛背心!

因为我不会打,打的又不时样又尽是疙瘩,请你原谅!希望你穿上这件毛背心,就不再发胃病,好好为人民服务……

我读着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她那矮小的身影,在那黄昏时候,手拿镰刀,独自一个人,弯着腰,在那荒坡野地里,迎着彻骨的寒风,一把,一把,一把地割着稀疏的茅草……

她这样做,完全是为着我!为着我不挨冻,为着我“不再发胃病,好好的为人民服务……”突然,我流泪了!可是我感到了幸福!

两年以后的秋天,我们有了小孩,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在一块工作。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叫“抬头湾”的山村里。

每当晚上,我在那昏黄的油灯下赶工作,她呢,哄着孩子睡了以后,默默地坐在我底身旁,吃力地、认真地、一笔一划地练习写大楷……

山村的夜是那样的静寂,远远地能听见“胭脂河”的流水,“哗哗”的流过村边。时间该是半夜了吧,我想她又是照顾孩子,又是工作……一定是很累了,就说:“你先睡吧!”她一听我的话,总是立刻睁大了有点朦胧了的睡眼:“不!”继续练她的大楷……直到我也放下工作。

早上,孩子醒得很早,她就起来哄:“嗯嗯……听妈妈的话,别把爸爸扰醒了……”孩子才几个月大,当然不懂得,还是嚷!于是她就蹑手蹑脚地起来,抱着孩子,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了。

闲时,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在她写的大楷上划红圈,或是教她打珠算,讨论土地政策……

每天下午,孩子睡着了,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到沟里帮老乡打枣,或是盘腿坐在炕上,我搓“布卷”(棉花条儿),拐线,她纺线,纺车“嗡嗡”的响,声音是那样静穆、和谐……

虽然我们的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的大,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我成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整理工作材料;她呢,成天和老百姓们打交道!……但在这些日子里边,我们不论在生活上、感情上……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同志们也好意地开玩笑说:“看你这两口子,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但是,不到一年的光景,我们却吵起架来了,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经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那是我们进了北京城以后的事。

二 “……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了!”

今年二月间,我们进了北京。这城市,我也是第一次来,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虽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棉衣……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了!

可是她呢?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这城市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梦见过的!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是,她不!

进城的第二天,我们从街上回来,我问她:“你看这城市好不好?”她大不以为然,却发了一通议论:那么多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说到最后,她问我:“他们干活也不?那来那么多的钱?”

我说:“这就叫做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她却不服气:“鸡巴!你没看见?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至多不过十三四,瘦的像只猴儿,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足有一百八十斤!坐在车里,翘了个二郎腿,含了根烟卷儿,亏他还那样‘得’!(得意,自得其乐的意思)……俺老根据地那见过!得好好儿改造一下子!”

我说:“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的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

她却更不服气了:“嘿!我早看透了!像你那脑瓜,别叫人家把你改造了!还说哩!”

我觉得她的感觉确实要比我锐利得多,但我总以为她也是说说罢了,谁知道她不仅那么说;她在行动上也显得和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虽然也都是

在一些小地方。

那时候,机关里还没起伙,每天给每人发一百块钱,到外边去买来吃。有一次,我们俩到了一家饭铺里。走到楼上,坐下了,她开口就先问价钱:“你们的炒饼多少钱一盘?”“面条呢?”“馍馍呢?”……她一听那跑堂的一报价钱,就把我一拉,没等我站起来,她就在头里走下楼去。弄得那跑堂的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奇怪地看了我们几眼。当时,真使我有点下不来台,说实话,我真想生气!可是,她又是那样坚决,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她走!

一面下楼,她说:“好贵!这哪里是我们来的地方!”我说:“钱也够了!”她说:“不!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哪敢那么胡花!”

出了饭铺,我默默地跟着她走来走去,最后,在街角上的一个小饭摊上坐下了!还是她先开口,要了斤半棒子面饼子!两碗馄饨。大概她见我老不说话,怕我生气,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旁若无人地对我说:“别生气了!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像这类事,总还可以容忍。我想一个“农村观点”十足的“土豹子”,总是难免的;慢慢总会改变过来……

那知她并不!

那时,机关里来了不少才参加工作的新同志;有男的也有女的。她竟不看场

合,常常当着他们的面,一板正经地批评起我来。她见我抽纸烟,就又有话了:“看你真会享受!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给孩子做小褂还没布呢!一枝连一枝的抽!也不怕薰得慌!你忘了?在山里,向房东要一把烂烟;合上大芝麻叶抽,不也是过了?”

开始,我笑着说:“这可不是在抬头湾啦!环境不同了呵!”

她却有了气啦:“我不待说你!环境变了,你发了财啦?没了钱了,你还不是又把人家扔在地上的烟屁股拣起来,卷着抽!”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的脸,“唰”的就红了!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青年男女同志们,本来看得就很有兴趣;这时候,就有人天真活泼地嚷起来:“哈哈!脸红啦!脸红啦!”旁的同志也马上随声附和,并且大鼓其掌:“红啦!红啦!”这一嚷,我的脸,果真更加发烫了!

……

我发觉,她自从来北京以后,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即使是她自己也知道错了,她也不认输!我对她的一一切的规劝和批评,完全是耳边风!常常是,我才一开口,她就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来难我:“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反对浪费?”“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等等。她所说的确实也都是正确的,因此,弄得我也无言答对,这样一来,她也就更理直气壮了,仿佛真理和正义,完全是在她的一边;而我,倒像是犯了错误了!她几次很严肃地劝我:“需要好好的反省一下!”

我有什么可反省的呢?我自己固然有些缺点,但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严重,除了沉默,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是,有一次,我忽然再也不能沉默了!我们破例的吵了一架,这在我们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

在今年六七月间,连日天雨,报上不断登着冀中和冀西一带闹水灾的消息;突然,她的精神也就随着紧张起来了!每天报来,她就抢着去看。我发现,她是专门在找报上所列举的水患成灾的县份和村名……她一面读着,不断地发出惊叹:“呵呵!怎么得了呀!才翻了身的农民,还没缓过气来,地又叫淹了!呵呵……”

有一次,我正在整理各地灾情的材料,她看着报,就大声嚷了起来:“这怎么着好啊!俺村的地全叫淹了!噫呀!日子怎么着过呀!我娘又该挨饿了呵!怎么着呵!噫!说呀!你说呀!”这我才发觉她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我出口说了句俏皮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没法治!党和政府自会想办法,你操心也枉然!”冷不防,她一伸手,一指头直通到我的额角上:“没良心的鬼!你忘了本啦!这十年来谁养活你来着?”我说:“反正不是你家!”她却真的又生我的气了:“你进了城就把广大农民忘啦?你是什么观点?你是什么思想?光他妈的会说

漂亮话！”我说：“谁比得上你的思想！‘当当当’的好成份！又是工人阶级出身！”她把桌子一拍：“放你妈的臭屁！你别讽刺人啦！”就再也不理我了，好像很伤心的样子。

过了几天，我恰好得了一笔稿费；够买一双皮鞋，买一条纸烟，还可以看一次电影，吃一次“冰淇淋”……我很高兴，我把钱放在枕头心里，不让她知道。

第二天，我正准备取钱上街，钱却怎么找也找不见了，心里真着急。我只好问她：“我的钱呢？”她说：“什么？钱？哪里来的钱？你交给谁啦？”我继续找，直找得头上冒烟！她却“噗嗤”一声笑了！我知道准是她拿了，于是我就很正经地说：“这钱不是我的！”“得了！你别唬弄我没文化了！稿费单上还有你的名字呢！”“是，是，我这钱，我有用处！我要去买一套‘干部必读’——十二本书！好好加强理论学习，比什么也重要！”“谁还知不道谁哩！加强你的‘冰鸡宁’，‘烟斗牌’烟去吧！”我一看不对头，只好恳求了：“你拿一半行不行？”她却说：“我早给家寄走了！”我不免吃了一惊：“真的？”她说：“唬弄鬼！”

我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音：“这钱是我的！你不应该不哼一声就没收了！”那知她的嗓音更大：“你没花过我的钱？嗯？你的花被面，你的毛背心……是谁的钱买的？”我说：“不稀罕！反正你得检讨检讨，你这样做对不对？”她说：“对！家里闹水灾，不该救济救济么？”我说：“你把钱捐给救灾委员会，那就算你的思想意识强，为什么给自己家里寄呀——那还不是自私自利农民意识！”她却真的火了：“反正是浪费强！钱我是寄走了！你看着办吧！”我说：“咱们分家！”她说：“马上分！今儿格黑价（今天晚上）你就不行盖我的被子！”我说：“好好好！”我一扭头就走了……

说也笑人，为了这么芝麻粒大的一点事，我们三天没说话，而且觉得很伤脑筋！恰好星期六那天晚上，机关内部组织了一个音乐晚会，会跳舞的同志就自动的跳起舞来，这正好解闷，我就去参加了！

我正下场，忽然发现：她抱着孩子来了！一看她的神色，知道糟了！她气冲冲地，直窜到我的面前，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你倒会散心！孩子有你一半责任，我抱够了！你抱抱吧！”我说：“跳完这一场就回去！”她二话没说，把孩子往旁边的“沙发”上一撩，雄赳赳地走了……

孩子不见他妈，就“哇哇”地嚎啕起来，和着手风琴的伴奏，发出一种奇怪的音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红着脸，抱起孩子，回到卧室里去。只见她伏在桌上写字呢！我悄悄地走到她的背后一看，原来她在给我写信：“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了……”她发觉我来，马上又把纸撕了！

孩子见了妈，挂着两行眼泪，笑着，跳着，“哇！哇！”地叫，向她扑去，她才接过去孩子，解开怀来喂奶，一面走到门边，背贴着门，向我命令地说：“不许走！咱们

谈判谈判!”

三 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这些虽然都是非原则问题,但也恰好正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我们之间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结婚以来,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

她对我,越看越不顺眼,而我也一样,渐渐就连她一些不值一提的地方,我也看不惯了!比方:发下了新制服,同样是灰布“列宁装”,旁的女同志们穿上了,就另一个样儿:八角帽往后脑瓜上一盖,额前露出蓬松的散发,腰带一束,走起路来,两脚成一条直线,就显得那么洒脱而自然……而她呢,怕帽子被风吹掉似的,戴得毕恭毕正,帽沿直挨眉边,走在柏油马路上,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样子,两腿向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土气十足……我这些感觉,我也知道是小资产阶级的,当然不敢放到桌子面上去讲!但总之一句话:她使我越来越感觉过不去,甚至我曾经想到:我们的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幸好,不久她被分配到另一个机关去工作了!我欢欢喜喜的打发她走了,精神上好像反倒轻松了许多!

我想她这种狭隘、保守、固执……恐怕很难有所改变的了!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我们分手以后,约摸有个半月的时光,她连电话也没来过一个,却对旁人说:离了我她也能活!

可是,我却不能!即使我对她有很多不满。然而孩子总还是十分可爱的!我—想起那孩子的乌亮墨黑的大圆眼,和他那“牙牙”欲语的神气……。我就十分怀念!终于还是我先去找她去了!那知道—见她,她却向我—挥手:“今天工作太忙,改日来吧!”

我说她真是个倔强的人。这评语,越来越觉得确切了!特别是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以后。

当她到了那机关不久,找来了一个保姆:姓陈,叫小娟。样子很伶俐,她爸爸是个蹬三轮的工人。

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她机关里。那“老妈子房”里的掌柜,领着小娟来上工。—进门,指着我们俩,对小娟说:“这是小少爷的母亲,这是……”

小娟毕恭毕正的向她鞠了个躬,叫了一声:“太太!”那知道我的妻,—听“太太”两个字,就像是叫蝎子螫着了似的嚷起来:“呀!呀!别叫别叫!我不是‘太太’!我是我是……我们解放军里头没有‘太太’!我姓张,你叫我张同志好了!记住!我叫张同志!要不你就叫我大姐!”她说着就把小娟拉到炕上,和她并排坐下了。弄的那“老妈子房”的掌柜,先是奇怪,接着也笑了:“对对!叫张同志!

‘太太’那名儿，嘿嘿！不时新了！太封建！太封建！”

我的妻马上就给小娟上起政治课来：说她自己也是个穷人，曾经受过旧社会的压迫，后来共产党来了，她就参加了革命，得到了解放……因为工作太忙，孩子照顾不了，所以请小娟来帮忙，这样，她对小娟说：你也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咱们一律平等！和旧社会雇老妈子完全不一样……等等。

小娟听得很高兴，不住嘴地说：“您说得真好！您说得真好！”

小娟这孩子，虽说是伶俐，可是记性并不好！一不小心，常常又叫“太太”了！每逢这功夫，我的妻决不放松，一定及时纠正，并且又得上一堂政治课！弄得小娟反倒很不安了！

自从小娟来了以后，我的妻几次三番给我打电话：要我给小娟找识字课本、找笔墨纸砚……并且还给她订了学习计划：一天认五个字、写一张仿……一星期还有一堂政治课。我的妻自任文化教员兼政治教员。

每次周末的晚上，我去找她的时候，总是见她在给小娟上课，一板正经地念道：“穷人、要、翻身、团结、一条心、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小娟就跟着念：“穷、人、要、翻、身……”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感动了！心想：她真是个倔强的人呵！

有一次周末的傍晚，我们从东长安街散步回来，看见“七星舞厅”门口，围着一圈人。过去一看：只见有一个胖子，西服笔挺，像个绅士，一手抓住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一手张着五个红萝卜般粗的手指，“劈！劈！拍！拍！”直向那小孩的脸上乱打，恨不得一巴掌就劈开他的脑瓜！那小孩穿着一件长过膝盖的破军装，猴头猴脑，两耳透明，直流口水……杀猪般地嚷着：“娘喂！娘喂！”嘴角的左右，挂下了两道紫血……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抄着手的、微弯着头的、口含着烟卷儿的……但是，都很坦然！

这情景，在我看来，也已经是很生疏的了！觉得很看不顺眼，正想问问，忽听得人群里有人喝道：

“住手！你凭什么压迫人！”嗓音又尖又高。

一刹那间，我突然发现：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她，是我的妻！这时候，她昂头挺胸地站在那胖子的面前，正像武侠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的神气！我突然觉得精神上有点震动，但同时，马上又模糊地想：她真是好管闲事！不知道怎么着才好……

那胖子仍然一手拧住那小孩不放，一手贴到花领结上，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心平气和地向围着的人们说：“这小子，太可恶，太可恶！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压迫人，其实，不然！我这个舞厅，是在人民政府里登记了的，是正当的营业，是高尚的娱乐！拿捐，拿税……而他，这孩子，却用石头子儿，往里——”他一挥

手：“扔！如果，把我的客人们，全撵走了，那么，我——又当如何呢……”他还想接着演讲，却叫我的妻打断了他的话：

“你说得对！这孩子扔石头子儿，也可以说是一个错误！可是，我们是有政府的有秩序的！不是无政府主义！就说他犯了天大的法，也应该送政府法办！你有什么权力随便打人？嗯？有什么权力？你打得他满嘴流血，好像你还受了屈似的？嗯？让大伙儿评评理！”

这时候，人群里就有人嚷起来：“对对对！这同志说得对！”

有一个苦力模样的人，也就走到那胖子面前，转过身来，指着那胖子向大伙儿说：“这位先生说的不假！这小孩儿是往舞厅里扔了一个石头子儿！我亲眼看见的……”

胖子马上微笑点头：“诸位听着！不假吧！光凭我一个人说不行！不行！”

那苦力接着说：“可惜这位先生说得不全！那小孩儿凭吗平白无故的扔石头子儿哩？是那么一回事儿：刚才他在舞厅门口向客人们要钱，这位先生撵他走，他走慢了一步，这位先生‘拍！’的给了他一个响锅贴（耳光）！回头，过了一会儿，这小孩就扔了个石头子儿，就又叫这位先生抓住了。这我也是亲眼看见的！现时不是那个世道了，是人就得说实话！”

胖子显得有点不安了，掏出一块小花手绢来不住地擦额角，对我的妻说：“同志！我认错行不行？”说着掏出了一张五百元的人民券，向那小孩一伸：“给！买糖吃！哈哈！”

那被打了一顿的小孩，好像一切的仇恨，马上就消失了！把嘴角的血一擦，正想伸手去接，却马上被我的妻喝住了：“别拿！太便宜啦！一顿巴掌只值五百块钱？”

胖子马上伸手到口袋里，慷慨地说：“再加二百！”

我的妻却发了大火啦：“嗯！你真明白！你以为还在旧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鬼上树？哪怕你掏一百万人民券，也不能允许你随便压迫人；随便破坏人民政府的威信！走！咱们到派出所去！咱们是有政府的！”

围着的人也就说：“对对！”

……

结果还是到了派出所。

那胖子先生认了错，表示切实悔过。于是罚了他二千元人民券，赔偿给那小孩作医药费。同时也批评了那小孩，以后不要扔石头子儿。

我跟随着我的妻从派出所回来，她很兴奋地问我：“刚才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我说：“我有什么说的！那样的事，在城市里多得很，凭你一个人就管清了？这是社会问题，得慢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叫她打断了：“去鸡巴的吧！不吃你这一套！我就要管！这是新社会，我就不让随便压迫人！我就不让随便

破坏咱们政府的威信！咱们是有政府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我连忙说：“对对对！正确！”同时也觉得有点好笑，我真想说：什么叫“无政府主义”？你知道么？瞎用新名辞儿！可是，我知道这句话是说不得的！

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呵！我开始分析：她对旧社会的习惯为什么那样的憎恨？绝无妥协调和的余地！我想，这和她自己切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她出身在贫农的家庭，十一岁上就被用五斗三升高粱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受尽了人间一切的辛酸，她的身上、头上、眉梢上……至今还留着被婆婆和早先的丈夫用烧火棍打的、擀面杖打的、用剪子铰的伤痕！共产党来了，她就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为着自己的命运战斗了！革命对于她，真可以说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绝无后退的路！

她曾经在游击区跳沟爬墙，和日本人、汉奸搏斗！她的手杀过人……

她曾经在老山沟里的军火工厂里，制造子弹、装配步枪……为了突击生产，把右手的食指在“压力机”上撞下了一小节指头，成了一个疙瘩……

日本人来“扫荡”了！她率领着一班女工，连夜抬着机器，淌过齐大腿根的水去“坚壁”。因此落下了“寒腿”的病，每逢阴雨，至今还隐隐发痛……

有一次深夜，工厂失火，她奋勇当先，率领了二十五个女工去抢救器材，差一点没烧死在火里……

在这些艰苦的日子里，她开始学习认字，写字……终于学成了“粗通文字”……

在一九四四年，她当选了“劳动英雄”。出席晋察冀边区第二届英模大会，我记得当她在大会上作完了典型报告的末了，她举着胳膊宣誓似地说：“……在旧社会里我是个老几？我只值五斗三升高粱米！这会儿大伙儿说我是英雄！叫我来开会，让我上台说话……唉！没有共产党那会有我呵！我愿意为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彻底的解放，流尽我最后一滴血！”——那时候我在大会上担任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组织上分配我给她写传记，我们整整谈了三个晚上。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爱上了她。

四 我们结婚三年，直到今天我仿佛才对她有了 比较深刻的了解……

那一切的苦难，使她变得倔强。今天她来到城市；和这城市所遗留的旧习惯，她不妥协，不迁就，她立志要改造这城市！因此，有些地方她就显得固执、狭隘……甚至显得很不虚心了！特别是对于我更是如此。也因此使得我们之间的感情有了裂痕！但我对她依然还很留恋，还没有决心和勇气断然和她决裂！特别是当我比较清醒的时候，仔细想来，我们之间的一切冲突和纠纷，原来都是一些极其琐碎的小节，并非是生活里边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决心用理智和忍耐，

甚至迁就,来帮助她克服某些缺点!

我以为,我对她的分析和结论,已经是很圆满很公平,而且觉得这样做,对我来说是仿佛将要牺牲一些什么!

那知道她还并不如我想像的那样!

首先是她的某些观点和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着:最明显的例子是:她现在所担任的工作是女工工作,在那些女工里边,也有不少擦粉抹口红的,也有不少脑袋像个“草鸡窝”的……可是她和她们很能接近,已经变得很亲近……有一次,我故意问她:“你不是很讨厌那些擦粉抹口红,头发像‘草鸡窝’的人么?”她却很认真地教训起我来了:“你不能从形式上、生活习惯上去看问题!她们在旧社会都是被压迫的人!她们迫切需要解放!同志!狭隘的保守观点要不得!”哈哈!她又学了一套新理论啦!

同时,她自己在服装上也变得整洁起来了!“他妈的”“鸡巴”……一类的口头语也没有了!见了生人也显得很有礼貌!最使我奇怪的是:她在小市上也买了一双旧皮鞋,逢是集会、游行的时候就穿上了!回来,又赶忙脱了,很小心地藏到床底下的一个小木匣里……我逗她说:“小心让城市把你改造了啊!”她说:“组织上号召过我们:现在我们新国家成立了!我们的行动、态度,要代表大国家的精神;风纪扣要扣好,走路不要东张西望;不要一面走一面吃东西,在可能条件下要讲究整洁朴素,不腐化不浪费就行!”我暗暗地想:女同志到底是爱漂亮的呵!但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她不容易接受人家的意见,不认错毛病,恐怕是很难改变的!

可是随着时间的前进,我又发现我对她的了解不但不完全,而且是相反的!我总还是习惯从形式上去看问题!

有一次周末,我去看她,她独自抱着孩子坐在炕角里沉思。我说:“小娟呢?她吃饭去了?”她不安地说:“不!她走了!”接着她就告诉我:她们机关里有一个本地做饭的大师傅,有一只怀表,在昨天早晨开饭的时候不见了!恰好这时候,只有小娟到伙房里去倒过水,旁人没去过!同时,早先机关里在拾掇大客厅的时候,她拣了几个扣子。所以就有人怀疑那只表也是她拿的!另外,早先有些同志也嚷嚷过,有的说丢了个化学梳子,有的说丢了一块毛巾……那大师傅也没和别的同志商量,就去找我的妻,肯定说那只表是小娟拿的!要我的妻向小娟追究。于是,她就问小娟拿了那只表没有?问的小娟直啼哭,一口咬定说:没拿!并且说:“大姐!要是我拿了,就算对不起您的一片好心!”小娟这孩子个性太强,受不了这,马上非走不解!挡也挡不住!

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大师傅自己又把表找着了!

这一下,我的妻的激动和不安,真是无法形容!翻来覆去,一夜没睡好觉!她对我说,机关里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不怀疑旁人,偏偏就怀疑是小娟拿的表?你说老干部们都受过锻炼,决计不会拿的,这倒也是理由;可是机关里留用的旧人